

4

「譯者，叛者」： 西語殖民文化與邦滅族譯事／軼事

張淑英

一、前言：瑪琳切的故事 (La Malinche)¹

翻譯研究和理論分析裏，論者常常引用義大利諺語「譯者，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 來討論譯者的角色、抉擇和翻譯的忠實程度。大家援引此諺語，但似乎無根源所本，然而「譯者，叛者」卻可以在西班牙的殖民文化裏，找到貼切真實的歷史故事。它不僅詮釋了「譯者，叛者」的艱困境遇，也延伸帶出翻譯史的辯證，即「背

*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應國立中山大學「頂新人文藝術中心」邀請，參與「余光中人文講座－翻譯研究十六講」活動，演講「翻譯巴別塔：西語－華語－英語的語意及語境」，這場演講的主題討論西翻中直譯、西－英－中轉譯的一些翻譯問題，例如西中直譯的文法語彙（冠詞、陰陽性、專有名詞…等等）轉換成中文的問題，英西文同字不同義的情境、轉譯造成的文化誤解等等，這些內容來自過去研究的成果，在報章雜誌專欄上寫過幾篇文章。此次出版專書《翻譯研究十二講》，我則另外撰文，將這幾年來，自己在中西翻譯教學、學術演講、以及文化研究的若干心得，尚未付諸文字彙整起來，另寫這篇學術性論文。這篇論述的主題跟翻譯研究和翻譯史有關，不侷限在西班牙語，但是其中故事可能是西班牙語世界獨有的特色和文化淵源。每每在研究過程中令人拍案驚喜，此番藉著這篇論文希望和普羅大眾讀者分享，審視西班牙語翻譯文化和文化翻譯的脈絡。

¹ 九十八學年度科技部（時為國科會）人文中心舉辦外文研習營，其中一個子題是「第二外語諸語種文學的翻譯理論與現象」，彼時我主講西班牙文領域。我以「殖民與翻譯」談論「譯者，叛者」的歷史，談到瑪琳切擔任譯者的角色，與會學者單德興教授提問，國內有沒有談論這類內容的中文論文發表，當時的印象是沒有。不過，我一直謹記在心，今天這篇論文算是將當時的引介內容化為以學術和理論架構為基底的文字。這個殖民與翻譯的議題學術與趣味兼具，值得後續深度開發深究。

叛者」執行翻譯時，某些時候是一種「美女不忠」(belles infidèles)²的態度與過程。西班牙殖民史裏所謂的「譯者，叛者」，就是指墨西哥那瓦族「瑪琳切的故事」(La Malinche, 1502-1529/1550)，「美女」瑪琳切，因為擔任傳譯而對自己的族人「不忠」。³

那是西班牙在「新西班牙」(Virreinato de Nueva España)⁴殖民時期。一五一九年，當征服者艾爾南·科爾特斯 (Hernán Cortés, 1485-1547) 抵達「新西班牙」時，因不諳原住民語言，必須借助傳譯，就像哥倫布首航時帶了兩位通曉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的口譯羅德里哥·赫雷斯 (Rodrigo de Jerez) 和路易斯·托雷 (Luis de Torre)⁵ 一路協助，回程時又帶了十位原住民回西班牙學習西班牙文，再出航時帶著同行，以便在新大陸擔任溝通使者。根據另一位西班牙征服者貝納·迪雅茲·卡斯狄優 (Bernal Díaz de Castillo, 1495-1584) 的《新西班牙征服信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l Nueva España*, Cap. XXXVIII, 25) 的記載，瑪琳切出生於委拉克魯茲州 (Veracruz)

2 「美女不忠」(“belles infidèles”)是指十七世紀法國翻譯的風潮，譯者標榜美學，文字優雅雋永，用法文譯出通暢優美的文章為首要，適度對原文的刪修是可以接受的尺度，因而有了“belles infidèles”這樣的修辭 (Hurtado Albir 122)。筆者曾以此為題用西文撰寫哥倫比亞詩人基耶莫·巴連西亞 (Guillermo Valencia) 西譯李白、杜甫詩篇的風格，就是「美女不忠」的例子。譯者 Guillermo Valencia 傾向個人喜好和詩風，透過法文再翻譯成西班牙文，間接翻譯的隔閡，以及他身為詩人的創作風格，翻譯出優美而不十分忠實的詩篇。

3 本文提到的人物的生辰年月日，以大部分史書記載較多的為主，因為年代久遠，加上征服初期許多史料不全，相關的考證與研究文獻也不如其他殖民議題豐富，因此常見到日期標示有若干誤差。瑪琳切的生辰一說一五〇二年，去世年份也有其他說法，一為一五二七年，一為一五五一年，差異極大。

4 「新西班牙」的領土範疇極廣，包含當今的北美西部、南部各州和墨西哥 (mexico)，以及中美洲、南美北部，官方記載的正式時程為一五三五年至一八二一年。今日泛指墨西哥。

5 這兩位也是歐洲人最早品嚐新大陸煙草的人，後來將煙草引進西班牙。路易斯·托雷 (Luis de Torre) 其實是猶太身分，後改信天主教。哥倫布原以為要去亞洲的「印度」，認為此行有希伯來文的路易斯·托雷同行將大有助益。

的帕伊那拉 (Painala) 鎮，這個城鎮今日已經消失，大致位置是今日的歐陸塔鎮 (Oluta)，爾後均以此地當作是瑪琳切的故鄉。她的父母是當地部落酋長，父親有勢力，母親年輕貌美，都屬於貴族階級。無奈父親早逝，母親改嫁，另生一子，於是繼父就把瑪琳切賣給了西卡蘭哥區 (Xicalango) 販賣黑奴的仲介商人。

當時不同的部落族群時而也有戰事紛爭發生，就在西卡蘭哥區域的馬雅族和墨西哥 (mexica) 兩族戰爭結束後，瑪琳切被當作「貢品」獻給塔巴斯科 (Tabasco) 區的酋長。瑪琳切那時年紀尚輕，但已具有語言的天份，不僅嫻熟母語那瓦語，也會猶加敦半島上屬於馬雅文化的馬雅語。一五一九年，科爾特斯擊敗了塔巴斯科部落，瑪琳切連同其他十九位女孩，又被當成「禮物」，送給科爾特斯。⁶ 科爾特斯將這些女子分配給幾位將軍，瑪琳切分配給阿隆索·艾南德茲·波爾多卡雷洛 (Alonso Hernández Portocarrero)，一個月後，艾南德茲·波爾多卡雷洛帶著原住民朝貢的金子回到西班牙獻給卡洛斯一世國王，於是瑪琳切便回到科爾特斯身邊，開始擔任傳譯、秘書，扮演族人和西班牙人之間溝通的橋樑，自然也變成科爾特斯的情婦。然而即使是枕邊人，統治者的間諜防範心理依然存在：科爾特斯身邊有三位傳譯員，分別是瑪琳切，西班牙神父赫羅尼摩·阿基拉 (Jerónimo de Aguilar, 1489-1531)，他於一五一一年船難倖存，被猶加敦半島的馬雅族逮捕，留在異鄉與原住民生活八年，一五一九年科爾特斯將他贖回，留在身邊為他工作。阿基拉負責從西班牙語翻譯成馬雅語，瑪琳切負責從馬雅語翻譯成那瓦語，另外一位墨西哥在地的原住民男孩歐德基塔 (Orteguita) 負責檢驗瑪琳切的翻譯

⁶ 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論述中，常以瑪琳切等女子被「物化」餽贈給征服者的事蹟作為辯證，在女／男，受迫／欺壓，弱勢／強勢，施／受，卑／尊……之間探討女性的傳統角色，以及革命爭權的必要過程。

是否正確。究其原因，乃因瑪琳切和阿基拉神父彼此所講的馬雅語有些落差，才需嫻熟馬雅語的歐德基塔的驗證。

瑪琳切的本名叫瑪麗娜莉·特內帕爾 (Malinalli Tenepal; Malintzin)，那瓦語的“Malinalli”是「香草女神」之意，“Tenepal”是指口才極佳。她接受天主教洗禮後的教名是瑪麗娜 (Doña Marina)。迪雅茲·卡斯狄優在《新西班牙征服信史》中提到「……瑪麗娜在新西班牙，特拉斯加 (Tlascal) 和墨西加的所有征戰中是一位優異的女性和絕佳的口譯，因為這個原因，科爾特斯總是隨時把她帶在身旁。瑪麗娜在她的族人中具有發號施令的影響力，是我們征服新西班牙好的開始……我想要特別強調這點，要不是瑪麗娜，我們根本無法了解新西班牙和墨西加的語言」(Cap. XXXVIII, 25-26)。另一方面，科爾特斯在他的《書信報告》(*Cartas de relación*) 中也提到，除了感謝天主庇佑之外，新西班牙的征服功臣首推瑪麗娜 (46)。⁷ 得以想見，從信史撰寫人和征服者本身的見證，足以證明瑪琳切扮演傳譯的重要角色。

二、粉黛紅顏，黑色傳說

艾爾南·科爾特斯蠶食鯨吞，一鎮一城，逐漸征服新西班牙。當然，當中也引發嚴重的抗爭，屠殺原住民無數，為西班牙殖民帝國大業上的污點——所謂的「黑色傳說」(*Leyenda negra*) 的「抹黑」再添一筆。「黑色傳說」有許多根源和版本，史學家針對歐洲殖民帝國（西、葡、法、英、義……等等）均有對其殖民統治與

⁷ 詳見筆者另一篇西文論文，“Seducción, traducción y maldición: reflexión sobre el mito de la Malinche,” Patricia Cifre Wibrow y Manuel González de Ávila (eds.), *Culturas de la Seducción*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2014), p. 290。

征服時期殘忍的暴行貼上「黑色傳說」的污名標籤，種種記載與詮釋多是控訴殖民者的貪婪與不仁。西班牙皇家學院辭典的解釋似有撥亂反正的意圖，當然諸多論述誇大其實的也所在多有。就西班牙殖民帝國事業而言，「黑色傳說」泛指「十六世紀開始，反對西班牙殖民的各項指控，常常針對某事件或某人散播莫須有的不利言論」。⁸ 胡利安·胡德利亞斯 (Julián Juderías) 和路易斯·艾斯帕紐·波切 (Luis Español Bouché) 合著的《西班牙的黑色傳說》(*La leyenda negra en España*)，被視為黑色傳說最詳實的論述。本書將帝國殖民時期的殺戮、宗教法庭的嚴苛、誣讎的栽贓或惡意的指控……等情事一一紀實。

瑪琳切一直擔任科爾特斯身邊的軍事機要傳譯和解圍人，讓科爾特斯躲過了層層危機，所戰皆捷。科爾特斯征服新西班牙最難纏的敵人是國王蒙特蘇馬二世 (Moctezuma Xocoyotzin，或稱 Moctezuma II, 1466-1520)，也是在征服蒙特蘇馬二世這個重大戰役裏，瑪琳切扮演關鍵的角色，讓科爾特斯殲滅了族人，造成後來她不獲族人諒解、被扣上「叛徒」罪名的事件。蒙特蘇馬二世的死、一五二五年古伊拉瓦克將領 (Cuitláhuac o Cuiltahuatzin, 1476-1520) 和塔古巴 (Tacuba) 市的首長遭受科爾特斯下令絞刑凌遲，逼問黃金何在的酷刑最受批評。

我們審視幾本重要論述都提到的記載，可以得到相對中肯的評論。例如科爾特斯的《書信報告》(113-115)、貝納·迪雅茲·卡斯狄優的《新西班牙征服信史》(221-223)、卡薩斯神父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的《西印度毀滅簡史》(*Brev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 43-52) 和《新西班牙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ña*, 350-360) 均提及傳譯的貢獻與「助攻」。科爾特

⁸ 詳見皇家學院線上辭典 *DLE*, <http://www.rae.es>。

斯一路征服阿茲特克帝國，瑪琳切的角色也可以從《佛羅倫斯手抄本》(*Códice Florentino*)⁹得到見證。從委拉克魯茲 (Veracruz)、特諾奇蘭(Tenochtitlan)、特歐卡威亞坎 (Teocalhueyacán)、伊利優坎 (Ili-yocan)、特拉克卡拉 (Tlaxcala)、溪口田卡爾 (Xicotencátl)、艾伊切瓜爾科 (Aychqualco)……前前後後等地區，這些科爾特斯出現之處，都有瑪琳切相伴擔任口譯的角色。《佛羅倫斯手抄本》也不乏許多負面的批判，直言瑪琳切叛國、算計、貪婪。此抄本似乎也暗喻了瑪琳切希望透過科爾特斯的重用提升個人的價值和地位 (Clendinnen 209-214)。

從翻譯的技巧表現來看，瑪琳切智取獻計，在特拉卡拉鎮 (Tlaxcala) 她告訴科爾特斯，要斬斷間諜的雙手示眾以「殺雞儆猴」，如此印地安原住民才會敬畏西班牙人；她提供一份叫做「阿卡馬比特利」(*Códice Acamapichtli*) 的古文抄本給科爾特斯，這份文件今日已不復見，上面記載著被阿茲特克族所征服的鄰旁各族朝貢的制度、地點、神祇等等，讓科爾特斯理解當地族人的迷信和宗教信仰。她建議科爾特斯把自己化作羽蛇神 (Quetzalcoatl) 的形象，讓印地安原住民相信他是神的化身，遠比用劍戟攻擊更容易收服他們。

此外，著名的丘魯拉 (Cholula) 一役，更是瑪琳切的策略與政治手腕的展現。當柯爾特斯一行人抵達丘魯拉時，有一位婦人密告瑪琳切，指本已降服的蒙特蘇馬二世結集許多武士在城裏，而婦女小孩都遷移到城外去了。瑪琳切驚覺這是一樁造反密謀，她想方設法，利用計策，挑釁族群間的嫌隙仇恨，並立刻知會科爾特斯。柯爾特斯便召集丘魯拉的重要首領要人，以及軍隊到神廟前，譴責他們圖謀不軌，都是叛徒，必須在神廟前受到懲罰，處以死刑，而

9 可參閱中譯本《阿茲特克帝國》(*Aztecs: An Interpretation*) (臺北：貓頭鷹，2001)。作者克蘭狄能(Inga Clendinnen)撰寫此書時有許多史料引自《佛羅倫斯手抄本》。

且丘魯拉鎮將受天譴而毀滅。於是，科爾特斯號召特拉卡特卡族人 (Tlaxcaltecas) 燒殺擄掠，幾乎將整個丘魯拉滅鎮。然而，在特諾奇蘭 (Tenochtitlán) 時，科爾特斯一行人卻被古伊拉瓦克 (Cuitláhuac o Cuiltahuatzin, 1476-1520) 率領的阿茲特克武士追擊，大吃敗仗，踉蹌逃跑，即所謂的「悲慘之夜」(Noche Triste) 劫難。¹⁰ 這陣陣征服過程的勝敗浮沈，被學者理查·李·馬爾克思 (Richard Lee Marks) 稱為「從機靈精明的黎明到悲慘的暗夜」(141)，若非瑪琳切的應變，科爾特斯無法安然無恙。在「悲慘之夜」前，一樣也是在特諾奇蘭，在瑪琳切的獻策下，科爾特斯合縱連橫，結合不滿的部落酋長對抗蒙特蘇馬二世，才得以蠶食鯨吞征服了阿茲特克帝國。

諸此種種，科爾特斯深深體會瑪琳切的智取和舌粲蓮花的不可或缺，可以說，瑪琳切為科爾特斯打開墨西哥的大門；原住民瑪琳切，為歐洲來的科爾特斯獻身獻策，這或許與瑪琳切的出身與境遇相關：年少遭父母遺棄，顛沛流離，三番兩頭被當作貢品餽贈，送往迎來，她靠著自己的能力與聰慧力爭上游，期待可以飛上枝頭作鳳凰？歷史學家撰寫新西班牙的征服史時，也平添另一筆註記，探討是否是柯爾特斯征服新西班牙之外的另類豐功偉績——「瑪琳切征服史」。

三、失聲的傳譯，負心的征服者

科爾特斯在瑪琳切一路協助支持下，征服了阿茲特克帝國的

¹⁰ 「悲慘之夜」發生於一五二〇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晚上。科爾特斯趁著阿茲特克族群間的紛爭，藉口俘虜蒙特蘇馬，且多次凌辱他。蒙特蘇馬遭族人誤解，以為他聯手科爾特斯出賣族人，因而遭亂石打死。族群大老共推蒙特蘇馬二世的弟弟古伊拉瓦克繼位。古伊拉瓦克為一名悍將，在這一夜率族人攻打科爾特斯的陣營，使其兵敗如山倒，即所謂的「悲慘之夜」。

首都特諾奇蘭，堪稱立下汗馬功勞。之後，他和瑪琳切定居在附近的城市科約阿坎 (Coyoacán)，期待西班牙國王會封他為新西班牙的總督。瑪琳切一五二二年生下一子，名叫馬丁 (Martín Cortés, 1522-1595)，名字是紀念科爾特斯的父親。然而，就在此時，科爾特斯的妻子卡達琳娜·胡瓦勒茲 (Catalina Xuárez) 千里迢迢從古巴來到墨西哥找他。卡達琳娜·胡瓦勒茲和科爾特斯兩人在古巴結識，一五一四年結縭，卡達琳娜留在古巴，科爾特斯則出征墨西哥。科爾特斯未曾料到在征服阿茲特克帝國之後，卻嚐到勝利的苦果，變調的凱歌。在歡慶中夫妻兩人產生口角，隔日卡達琳娜被發現凸眼張口，額頭沾染血跡，嘴唇變厚發黑，死在床上。就是十一月一日萬聖節這天，¹¹墨西哥的亡靈節（十一月二日）前夕香消玉殞。諸多猜測懷疑是科爾特斯謀害她，但苦無證據，案情拖到一五二九年依然撲朔迷離。

細看兩人情史過程，科爾特斯與卡達琳娜婚後，對她並沒有太多惦念與眷戀，反而是在新西班牙，感受到瑪琳切對自己的助益，看重有加。不過，功成名就之後，一切拋諸腦後，加上妻子前來尋夫，科爾特斯為了顧全自己，竟然安排一場婚禮，將瑪琳切嫁給另一位征服者胡安·哈拉米優 (Juan Jaramillo)。哈拉米優先擔任墨西哥市代理市長，兩年後扶正。再一次，瑪琳切被當成「物品」，再換一手，送給另一個男人。她面對自己的被征服，無從反抗，沒有聲音。她幫助科爾特斯，充當他的喉舌，轉譯成母語，為他代言，但是，在她自己的命運抉擇上卻完全瘖啞失聲。史學家洛佩茲·葛瑪拉 (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 認為哈拉米優若不是裝傻，就是

¹¹ 也有資料記載是十月下旬過世。十一月一日是信奉天主教國家的萬聖節（聖人節）。墨西哥的節慶接連兩天，十一月二日是亡人節，祭拜祖先，緬懷過世的祖先親人亡靈的日子。

喝醉了，這場婚禮有失男人尊嚴與顏面，瑪琳切的印地安原住民身分、單身母親的事實、先後跟兩個西班牙「高官」在一起，最後只為成全科爾特斯想全身而退的自私而犧牲。¹² 科爾特斯這廂，反而自認為實踐了最初對瑪琳切的諾言，承諾要讓她恢復自由之身，並且授予她受保護的印地安領地烏伊樓蘭 (Huilotlán) 和德地基帕 (Tetiquipac) 兩個村莊，同時也讓她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市長夫人）(López de Gómara 303)。

一五二二年，勝利的征服者科爾特斯一次辜負了兩個女人：一位是結婚八年，三年未見的髮妻卡達琳娜，千里尋夫，命喪異鄉；另一位是並肩作戰、共枕三年的「紅粉知己，戰場巾幗」瑪琳切遭棄無言。科爾特斯繼續他的征途，一五二四—二六年征討宏都拉斯，探尋金礦的伊布維拉斯 (Las Hibueras) 之旅，卻依然帶著已是他人之妻的瑪琳切擔任傳譯。緊接著，一五二六年之後航向太平洋，發現南加州；¹³ 一五二九—一五四〇年間又陸續四次探險。科爾特斯衣錦還鄉，一五二八年娶了西班牙妻子胡安娜·蘇妮加 (Juana de Zúñiga)，也生了一個兒子，同樣取名馬丁 (Martín Cortés Zúñiga, 1528-1589; Fuentes 65)。科爾特斯一五四七年病逝前，渴望再回到昔日締造他的征服盛世的美洲，終不可得，於西班牙塞維亞小鎮卡斯提葉哈·歸斯塔坡 (Castilleja de la Cuesta) 告別人世。

富安蒂斯 (Carlos Fuentes) 在《柑橘樹》(*El naranjo*) 的〈兩個馬丁〉(“Los dos Martines”) 裏用文學敘述體描述兩個馬丁，也用對話的方式，讓兩兄弟細訴自己的命運和同父異母的看法 (65-116)。兩個馬丁都曾繼承先父功勳，奉派到墨西哥，但也都意圖叛變遭逮捕入罪，

¹² 此處對瑪琳切身分的敘述或多或少帶有尊卑階級意識，這也是性別研究論述常援引的例子。

¹³ 科爾特斯在《書信報告》第四封信中向國王提到要往南海 (Mar del Sur 美洲太平洋) 征討的念頭，頁263-274。

基於科爾特斯功在國家的家族淵源，兩兄弟免於死罪，最後都在西班牙逝世。從「梅斯蒂索混血兒馬丁」的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富安蒂斯對瑪琳切的聲援和悲憫。

母親，父親有妳，成就征服。只有在妳身邊，他才懂的什麼是向上提升的好運。只有跟妳，他才知道權力、名聲、憐憫和財富暢通無阻的道路。母親，我祝福妳。我感謝妳給我棕色的膚質，明亮的眼睛，像父親的馬匹上亮麗鬃毛的頭髮……我那比生命漫長的夢想，常在我心的記憶，我認命的滿足，我想要的欲望，我對父愛的渴望，在簇擁受迫的人潮中，我消失的影像跟我一樣：我屬於大多數。(114)¹⁴

四、譯者，叛者

諾瑪·阿拉貢(Norma Alarcón)在她的論文〈譯者或叛徒：奇哥娜女性主義中的經典形象〉(“Traductora, Traditora: A Paradigmatic Figure of Chicana Feminism”)探討瑪琳切的角色與命運，她指出瑪琳切「為人喉舌，自己沒有聲音」(59)。西班牙文的「舌頭」和「語言」剛好是同一個字“*lengua*”，雙關語雙重意義，呈現瑪琳切的身分與任務「我是語言，但無舌頭」——“Yo solo soy la *lengua* (舌頭／語言) pero sin *lengua*”(聲音，話語權)。瑪琳切協助科爾特斯，

¹⁴ 馬丁·科爾特斯，別名是「梅斯蒂索混血兒」(el Mestizo)，和弟弟馬丁區別。「梅斯蒂索」是西葡殖民時期，指稱歐洲白人和美洲印地安人混血生出的孩子。今日用法則指由兩種以上不同種族混血的後代。這段文字在稱頌母親瑪琳切，說明自己不是「少數族裔」，而是跟所有一般人一樣。〈兩個馬丁〉此篇章可參見中譯本《墨西哥的五個太陽》，頁105-145。

在幾項重要的征戰中所向皆捷 (González Hernández 221-224)。¹⁵ 因此，印地安原住民譴責瑪琳切背叛族人，幫助外人統治族人，尤其「丘魯拉事件」，造成慘重傷亡幾近滅族。瑪琳切的角色反映了翻譯可以興邦，可以滅國的事實。

科爾特斯和瑪琳切「興邦滅族」之後，瑪琳切嫁給哈拉米優。一五二四年夫妻跟隨科爾特斯前往宏都拉斯的伊布維拉斯 (Las Hibueras) 探險尋金，瑪琳切依然擔任傳譯。一五二六年瑪琳切跟哈拉米優生下一女，叫瑪麗亞 (María Jaramillo)。一五二六年回到墨西哥後，瑪琳切的餘生模糊難考。我們從幾位歷史學家、思想家、作家和研究者的論述中，彙整她生命最後的歲月。她跟科爾特斯的兒子馬丁，交給科爾特斯的表弟胡安·阿塔米拉諾 (Juan Altamirano) 扶養 (González Hernández 249)。一說她一五二九年從宏都拉斯回到墨西哥後，得天花而病逝；湯瑪斯 (Hugh Thomas) 認為根據西班牙一些古書信顯示，她應該活到一五五〇年左右 (769)。

誠如尼加拉瓜詩人達里歐 (Rubén Darío) 在他的短篇小說〈莎樂美之死〉(“La muerte de Salomé”) 所言：「歷史，有些並不全然正確，而傳說，有時候卻有幾分真實」(Azul... 58)。一五二九年科爾特斯回到西班牙，但是新西班牙那邊持續調查他的住所，想要釐清他的妻子卡達琳娜的死因。另一方面，最傳奇驚悚的傳說，指稱就在開庭五天前，科爾特斯擔心瑪琳切說出不利他的證詞，與哈拉米優共謀，於一五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派人暗殺瑪琳切，刀傷十三副。(Guzmán 108; Meza 206-207)。而哈拉米優，在瑪琳切逝世後不久，旋

¹⁵ 除了本文中提到的幾項重要事件：蒙特蘇馬二世戰役，邱魯拉，特諾奇蘭……等征服事件外，克莉絲汀娜·阿薩雷茲·艾南德茲(Cristina González Hernández)在《瑪麗娜夫人/瑪琳切與墨西哥身分的形成》(*Doña Marina (La Malinche) y la formación de la identidad mexicana*) 認為瑪琳切是一位跨文化的使者，她的際遇讓墨西哥人民深刻反思他們的身分認同、混血族群、原住民文化、國族主義的根源，更豐富了幾世紀以來墨西哥的文學，「瑪琳切主義」(Malinchismo) 是墨西哥文化與歷史的核心價值。

即再婚，迎娶大莊園領主之女貝雅德莉·安德拉德 (Beatriz de Andrade; González Hernández 249)。這些傳說平添了瑪琳切研究的歧路花園，在真實與虛構之間，讓瑪琳切的角色更具跨文化研究的價值和深度。

瑪琳切逝後的四百多年來，她的形象和境遇，到了十九世紀，成為墨西哥身分認同與文化研究的重要議題，她變成一項詛咒、一個神話、一個圖騰。國家主義論述者譴責她是「叛徒」，出賣國家，糟蹋族人。瑪琳切的悲情命運與負面論述，形塑了墨西哥人日常生活對話的口頭禪與髒話用語“La chingada”（被幹的人，被操的人），中譯曾有「妾甘打」的譯詞，音譯與內涵兼具，呈現瑪琳切的卑微彷彿妾的身分，之後又遭科爾特斯拋棄，遭族人撻伐。¹⁶

帕斯 (Octavio Paz) 在〈瑪琳切的兒女〉(“Los hijos de la Malinche”) 提到瑪琳切和科爾特斯的形象一直存在墨西哥人的情感裏，是一項神秘的衝突，迄今還無法化解，走出歷史的糾結。支持瑪琳切的人認為她帶領封閉的墨西哥吸收外來文化，融入世界；詛咒瑪琳切的人認為她是「墨西哥的夏娃」，讓她自己 and 全墨西哥人都變成「被幹的人」(La chingada)。墨西哥人的怒吼是孤寂的，是封閉的，對外界封閉，也對過去封閉。「傳統」(tradición) 與「背叛」(traición) 也是一種神秘的抗爭，文字和語言的思辨 (tradición / traición)。瑪琳切跳脫傳統，因而背叛，而她的背叛換來「被判」。瑪琳切若不嫻熟多種語言，便不會是「譯者」，因此，也無從背叛。誠然，當時讓她做此抉擇的因素複雜多元，演變到最後，若干歷史以「翻譯叛國」定罪，國家認同和個人情感意念難免也會左右理性的判斷。然而，從翻譯文化、文化翻譯或性別研究的介面審視，瑪琳切的故事傳達了殖民時期，在男性霸權的壓制下，瑪琳切仍奮力一搏，想要

16 參酌筆者〈生枯起朽的魔幻：論《佩德羅·巴拉摩》的書寫〉，頁 174-175。

自我實現，在社會地位上「翻身」的渴望。另一方面，在翻譯史上，也締造了一個傳說神話，翻譯永遠的難題與事實：譯者是個叛者？

瑪琳切的遭遇與冤屈，長久以來，在墨西哥史上變成悲情母親的形象，墨西哥人民在與母親切割與密合之間拉鋸擺盪，形塑墨西哥文化的傳統，許多元素均從瑪琳切的故事衍生。例如，民間傳說的「哭泣聖母，哭泣的女人」(La Llorona)，「傷痛聖母」(La Dolorosa)，雖各有不同版本，但都與瑪琳切的身世與遭遇有所連結。尤其 La Llorona 的傳說令人悲憫，一說是女人遭丈夫拋棄後，心慌意亂，思覺失調，幾近瘋狂，在河邊失去理智，遂將自己的孩子拋到河裏，驚覺後悔已來不及。母親遍尋不著孩子，傷心欲絕，河邊頻頻呼喚，鎮日以淚洗面。這故事和瑪琳切的遭遇類似，因此有此說法，指涉哭泣聖母的傷痛源於瑪琳切。¹⁷

百餘年來，隨著社會的變遷，或許也是一種轉型正義的展現，墨西哥人民對自己的母親的過去逐漸從排斥到接受，從撻伐到悲憫，從禁忌到不避諱，瑪琳切的形象逐漸轉為正向。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瑪琳切五百週年冥誕當日，歐陸塔市 (Oluta) 市政府為她立碑，給她一個遲來的致敬：

瑪琳切：妳向前走，為我們留下歷史。

歐陸塔全體市民和政府官員，在她誕生五百週年的今日，向她致上最敬禮。致瑪琳娜莉，聰慧與美貌兼具的女子，由於她的貢獻，讓歐陸塔市在墨西哥的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¹⁸

¹⁷ 電影《可可夜總會》(Coco)裏，米高的高曾祖母伊美黛 (Imelda) 和高曾祖父海特(Héctor)的情感，多少也反映了男人棄女的歷史情結。片中伊美黛引吭唱出哭泣的女人("La Llorona")，抒發自己的傷痛與悲悽。

¹⁸ 譯文取自歐陸塔市公園的西文碑文。瑪琳切生於一五〇二年或一五五二年，此處指五百週年冥誕，為大致估算時間。

五、結語

瑪琳切的故事，讓翻譯研究的諺語「譯者，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 有了歷史憑據，也許不一定是唯一的憑據，但是已經從軼事成為歷史的譯事。¹⁹ 在西班牙殖民新大陸的翻譯文化或翻譯史上，有了詮釋的基底；在殖民史上，在政治經貿的權力與利益野心之外，啟發我們思索文化衝突／融合的意涵。正如蒲瑞特 (Mary Louise Pratt) 在《帝國之眼》(*Ojos imperiales / Imperial Eyes*) 提到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 的意義：這是「殖民地理疆界的拓展，時間與空間視野的延伸，群體和個人的相遇、偶發和互動連結，從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對應關係建立起來的接觸實踐」(34)。瑪琳切的故事決定了西班牙帝國殖民的延伸與再生，在美洲複製了歐洲的西班牙，而有「新西班牙」。科爾特斯和瑪琳切，西班牙語和馬雅語、那瓦語的互動交流，是所謂文明與原始（野蠻）接觸地帶的開始，是文化撞擊的火花，是建設，也可以是毀滅。瑪琳切的故事讓我們更體會翻譯的威力，多元文化的衍生從克服語言巴別塔的障礙開始，不宜輕蔑小覷譯者的智慧與貢獻。

19 一八〇四-一八〇六年劉易斯和克拉克遠征隊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開拓美國西部蠻荒時，當時也透過休尼族印第安原住民婦女薩卡加維亞 (Sacagawea, 1788-1812 或 1884) 的協助，擔任嚮導和翻譯，才得以順利拓荒，遠征到太平洋彼岸。薩卡加維亞和瑪琳切一樣，也是被印地安人抓走轉賣，但是她的命運相對圓滿。二〇〇三年進入美國國家女性名人堂。相信尚未被研究開發的此類歷史與譯聞還有很多，瑪琳切的軼事（譯事）可以啟發譯界，讓翻譯與文化研究的題材更多元豐富。

徵引文獻

- Alarcón, Norma (1989). "Traductora, Traditora: A Paradigmatic Figure of Chicana Feminism." *Cultural Critique* 16: 57-87.
- Casas, Bartolomé de las (2002). *Brev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 (Barcelona: Círculo de Lectores / Galaxia Gutenberg).
- Clendinnen, Inga [英嘉·克蘭狄能](2001)《阿茲特克帝國》(*Aztecs: An Interpretation*) [1995]。薛絢(譯)(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 Cortés, Hernán (2010). *Cartas de relación* (México: Editorial Porrúa).
- Dario, Rubén (2017). *Azul*. . . (Madrid: Espasa Libros).
- Díaz del Castillo, Bernal (1632). *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 (Madrid: Emprenta del Reyno).
- Fuentes, Carlos (1993). *El naranjo* (Madrid: Alfaguara).
- Fuentes, Carlos [卡洛斯·富安蒂斯](2012)。《墨西哥的五個太陽：千禧年的回憶錄》(*Los cinco soles de México*) [2000]。張偉劼、古佳維(譯)(臺北:允晨文化)。
- Guzmán, Eulalia (1989) *Una visión crítica de la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México- Tenochtitlan* (México: UNAM).
- Gonzalez Hernandez, Cristina (2002). *Doña Marina (La Malinche) y la formación de la identidad Mexicana* (Madrid: Ediciones Encuentro).
- Hurtado Albir, Amparo (2008). *Traducción y traductología, Introducción a la traductología* (Madrid: Cátedra).
- Juderías, Julián & Luis Español Bouché (2014). *La leyenda negra de España* (Madrid: La Esfera de los Libros).
- Lee Marks, Richard (2005). *Hernán Cortés, el gran aventurero que cambió el destino del México azteca* (Barcelona: Ediciones B).
-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2011). *La conquista de México* (Barcelona: Linkgua).
- Meza, Otilia (1985) *Malinalli Tenepal, La gran calumniada* (México: Editores Mexicanos Unidos-Mex).

- Paz, Octavio (1988). *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 (Madrid: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Pratt, Mary Louise (2010). *Ojos imperiales Literatura de viajes y transculturación*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2014).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23.^a ed. (Madrid: Espasa / www.rae.es).
- Sahagún, Bernardino de (2010).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ña* (Madrid: S.L. Dastin.)
- Thomas, Hugh (1993). *Conquest: Moctezuma, Cortés, and the Fall of the Aztec Empi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張淑英(2002)。〈生枯起朽的魔幻：論《佩德羅·巴拉摩》的書寫〉。
《中外文學》31.5 (Oct.): 165-194。
- 張淑英 (2012)。〈千面英雄：從「新西班牙」到「新／墨西哥」〉。
富安蒂斯 (Carlos Fuentes) (著) 《墨西哥的五個太陽》(*Los cinco soles de México*)[2000]。張偉劼、古佳維(譯)(臺北：允晨文化)，7-12。
- 張淑英[Luisa Chang Shu-Ying] (2014). “Seducción, traducción y maldición: reflexión sobre el mito de la Malinche.” Patricia Cifre Wibrow y Manuel González de Ávila (eds.): *Culturas de la Seducción* (Salamanca: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289-296.
- 張淑英[Luisa Chang Shu-Ying] (2015). ““Las bellas infieles”: Guillermo Valencia, traductor de poesía china.” *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 no.780 (Junio): 91-104.